





傍晚六点刚过，公寓大楼的地下停车场驶进一辆绿色宾士，那是工藤邦明的车，草薙白天去他公司时就已确认过这点了。一直坐在公寓对面那间咖啡店监视的草薙边算出两杯咖啡钱边起身离席，第二杯咖啡，他只喝了一口。

他快步跑过马路，冲进地下停车场，公寓在一楼和地下室都有入口。两边都是自动上锁，利用停车场的人，肯定会走地下室的那个入口。草薙希望尽量在工藤进公寓前逮住他。如果先用对讲机报上名字才去工藤家，恐怕会给对方充裕的时间思索对策。

幸好，草薙似乎抢先抵达了入口。正当他手扶墙壁调整呼吸之际，身穿西装的工藤抱着公事包出现了。

工藤取出钥匙，正欲插进自动锁的钥匙孔时，草薙从背后喊住他：“您是工藤先生吧？”

工藤腰杆一挺似乎吓了一跳，顺手抽回正要插进去的钥匙。他转过身，看着草薙，脸上开始露出狐疑的神色。

“我就是……”他的视线迅速扫遍草薙全身。

草薙从外套里面，露出一小角警用手册给他看。

“突然来访很抱歉，我是警方的人，能否请您配合一下？”

“警方？是刑警先生？”工藤压低音量，眼带窥探。

草薙点点头。

“是的，我想稍微请教您关于花冈靖子小姐的事。”

草薙盯着工藤，看他听到靖子的名字有何反应。如果他面带惊讶或一脸意外，反而可疑。因为工藤应该已经听说这起命案了。

“我知道了。那么你要来我家吗？或者，去咖啡店之类的地方会比较好？”

“不，方便的话最好去您府上。”

“可以呀，不过我家很乱。”工藤说着，重新把钥匙插进钥匙孔。

工藤说家里很乱，毋宁该说是冷清。大概是因为做了什么隐藏式收纳柜，似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就连沙发也只有一张双人椅和一张单人椅。他请草薙坐那张双人椅。

“要喝点茶或别的吗？”工藤连西装也没脱就开口问。

“不，您别客气。我马上就走。”

“是吗？”工藤嘴上虽然这样说，还是走进厨房，双手拿着两个杯子和保温瓶装的乌龙茶回来。

“恕我冒昧，请问您的家人呢？”草薙问。

“我内人去年过世了。儿子倒有一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现在住在我爸爸妈妈家”工藤用平淡的语气回答。

“这样啊，那么您现在一个人生活？”

“可以这样说。”工藤脸色缓和下来，把乌龙茶倒进两个杯中。一杯放在草薙面前。“您今天来是为了……富坚先生吗？”

草薙刚伸出去拿杯子的手顿时缩了回来，既然对方主动调明，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是的，是关于花冈靖子小姐前夫遇害的案子。”

“她是清白的。”

“是吗？”

“是啊，他们都已经离婚了，现在根本毫不相干。她有什么理由杀害他。”

“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夫妻，所以也有很多事不光以某种形式就能解决的。如果说分手之后的隔天起就能断绝关系，彼此互不干涉，彼此形同陌路，那就不会有变态跟踪狂了，问题是现实并非如此。一方想断绝关系另一方却迟迟不肯放手的情形，多得数不清，纵使已经办妥离婚手续也一样。”

“她说，她和富坚先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工藤的眼中开始酝酿着敌意。

“您和花冈小姐谈过这起命案吗？”

“谈过，我就是担心这件事才会去见她。”

这点似乎和花冈靖子的供述吻合，草薙想。

“换言之，您相当关心花冈小姐，可以这样说吧？而且打从案发前就很关心她。”

草薙的话，令工藤不悦地皱起眉头。

“关心？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既然会来找我，就表示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吧？我曾经是她上班那家店的常客。跟她先生，也见过面——虽说是出于偶然。我也是在那时听说，富坚这个名字。所以听说那起命案后，而且新闻连富坚先生的照片都登了出来，我才会担心之下探望她。”

“我已听说您曾是常客。不过光是这点，一般人会做到这种地步吗？工藤先生是公司的大老板吧？照理说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草薙故意语带讽刺，基于职业所需，他常这样讲话。不过他其实不喜欢这种说话方式。

草薙这招似乎见效了，工藤顿时怒形于色。

“你不是说要来问花冈靖子的事吗？可是你一直质问我私人的事，难道你在怀疑我？”

“没那回事，如果惹您不快我愿意道歉。只是，我看花冈小姐现在好像跟您走得特别近，所以才想顺便问您几句。”

草薙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工藤依旧狠狠瞪着他。工藤用力深呼吸后，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了。被这样迂回刺探的感觉很不愉快，所以我就干脆直说吧，我的确对她有意思，是男女之间的爱意。因此我一听说发生命案，觉得这是接近她的好机会，便立刻去看她。怎么样？这个说法你满意了吗？”

草薙报以苦笑，那既非演戏也非职业技巧。

“唉，您别这么激动。”

“你不就是想听我说这个吗？”

“站在我们的立场，只是想理清花冈靖子小姐的人际关系。”

“这我就不懂了，警方为什么要怀疑她……”工藤侧首不解。

“富坚先生遇害前夕，正在打听她的下落。换言之，死前很可能见过她。”草薙判断告诉工藤这件事情应该也无妨。

“所以就认为她杀了富坚先生？警察的想法，总是这么单纯。”工藤哼地嗤之以鼻，耸耸肩膀。

“对不起，是我们无能。当然，我们并非只怀疑花冈小姐。只是，就现阶段而言，她还不能完全排除嫌疑。况且就算她本人是清白的，她身边也可能有人是关键人物。”

“她身边？”工藤皱起眉头，然后恍然大悟似的开始拼命点头。

“我懂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您是指什么？”

“你认为她委托某人，替她杀死前夫，所以才来找我。我等于是杀手名单上的第一人选？”

“我们并没有这样断定……”草薙说到最后故意语带含糊。倘若工藤个人有什么想法，那他倒要听听看。

“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我之外，你们应该还有很多人该去查问。迷恋她的客人多得很，毕竟她长得那么漂亮。不只是以前陪酒的时候，我听米泽夫妻说，就连现在好像也有客人是为了看她才来买便当。像这种人你是不是全都该去见个面？”

“要是知道姓名和联络方式，我当然打算去拜访。您认识这样的人吗？”

“不，我不认识。而且很遗憾，我向来也不喜欢做这种说三道四的事。”工藤比了个拒绝的姿势。“不过，就算你一个二个跑去问我想也是白费力气，她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她既没那么狠毒也没那么笨。附带说明，我也没笨到只因为喜欢的人拜托，就替她杀人。您说您是草薙先生是吧？让您特地跑一趟，可惜看来您是毫无所获了。”他一口气快快说完后，就站起身来。似乎在暗示：你就快滚吧。

草薙弓腰起身，但是抄笔记的手仍保持原来的姿势。

“三月十日那天，您象平常一样离开公司吗？”

工藤霎时意外地瞪大眼睛，旋即目带怒意。

“这次又想问不在场证明？”

“对，可以这样说。”

草薙觉得没必要掩饰，反正工藤已经生气了。

“请等一下。”工藤从公事包取出厚厚的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了一阵子，然后吐出一口气。“行事历上什么也没写，所以大概和平常一样，我应该是在六点左右离开公司的。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我公司的人。”

“离开公司后呢？”

“我说过了，行事历上什么也没写，所以大概和平时一样，回到这里，随便吃点东西就睡觉。就我一个人，所以没人能替我证明。”

“您能不能再仔细回想一下？站在我的立场，其实也希望嫌疑犯的名单越少越好。”

工藤露骨地做出不耐烦的表情，再次垂眼看记事本。

“对了，十日啊。这么说，就是那天啰……”他自言自语地嘀咕。

“怎么了？”

“是我拜访客户的日子。我是傍晚去的……对了，客户还请我吃串烤。”

“您记得时间吗？”

“正确时间我没印象了，应该是喝到九点左右吧，后来我就直接回来了。对方是这个人。”工藤取出夹在记事本里的名片，好像是设计公司的人。

“这样就行了，谢谢您。”草薙鞠了个躬，走向玄关。



他正在穿鞋时，工藤突然喊他：“刑警先生。”

“你打算监视她到什么时候？”

草薙默然回看着他，他带着满脸敌意继续说：“就是因为监视她，才会看到我和她在一起吧？然后，八成还接着跟踪我。”

草薙抓抓脑袋，“真是败给您了。”

“请告诉我，你打算对她穷追不舍到什么时候？”

草薙叹口气，索性也吧强作笑脸了，他凝视着工藤说：“那当然是等到没那个必要为止。”

工藤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草薙转身背对着他说声“不打扰了”，就打开玄关大门。

出了公寓，他拦下计程车。“去帝都大学。”

看着司机应声驶出车子，草薙才翻开记事本。他边看自己草草做的笔记边回想他和工藤的对话，有必要查证工藤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他心理其实早已做出结论。

那个男人是清白的，他说的是真话。

而且，他是真心地爱着花冈靖子。此外正如他所说，愿意协助花冈靖子的很可能另有其人。

帝都大学的正门已经关了，四处可见点点灯光，不至于一片漆黑，不过夜里的大学似乎笼罩着诡异的气氛。草薙走小门进去，到警卫室通报来访目的后就往里走。“我和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的汤川副教授约好了见面。”他这么跟警卫解释，其实根本没有事先约好。

校舍内的走廊悄然无声。不过从有些门缝间漏出的室内光线可以看出，这里并非空无一人。想必正有一些研究者或学生，默默埋首于各自的研究中。说到这里草薙想起以前曾听说，汤川也常留在大学过夜。

去找汤川，是他还没去工藤家之前就已决定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同一个方向顺路，不过主要还是因为他想问清一件事。

汤川为何会在“天亭”出现？当时他是和那个当数学老师的大学同学一起去的，是否和那人有关呢？如果他察觉了什么破案的线索，为什么不告诉草薙？或者他纯粹只是想和那个数学老师闲话当年，顺路经过“天亭”并无特殊含意？

然而对草薙来说，他不相信汤川会毫无目的，专程去嫌疑犯工作的店里。因为过去汤川向来坚持，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干涉草薙负责侦办的案件。这不是他怕卷入麻烦，而是尊重草薙的立场。

第十三研究室的门上挂着板子交代每人的去向。上面并列着选修讲座的学生和研究生的名字，也有汤川的名字。照板子所示，汤川目前外出。草薙恨恨咋舌，他猜想汤川八成在外面办完事就会直接回家。

不过他还是敲门碰碰运气。照板子所示，应该有两名研究生在。

“请进。”听到一个粗厚的声音回答，草薙打开门。从他熟悉的研究室后方，出现一个身穿运动T恤戴眼镜的年轻人，是他看过多次的研究生。

“汤川已经回去了吗？”

听到草薙这么问，研究生一脸抱歉。

“对，刚刚才走，不过我倒是知道老师的手机号码。”

“不，我知道他的号码，没关系。况且我找他也没什么事，只是经过附近顺道来看看。”

“这样啊。”研究生说着放松了表情，他一定听汤川说过，草薙这个刑警常来摸鱼打混。

“以那家伙的个性，我还以为他应该会在研究室窝到很晚呢。”

“本来是这样，不过这两、三天走的特别早。尤其是今天，老师好像说他要去哪里转转。”

“什么？去哪里？”草薙问。该不会，又跑去找那个数学老师吧……

可是研究生说出来的，却是出乎他意料的地名。

“详情我也不清楚，不过应该是去条崎那边了。”

“条崎？”

“对，老师问我们要去条崎车站，怎么走最快。”

“他没说要去做什么吗？”

“恩，我问他去条崎有什么事，他只说有点小事……”

“恩……”

草薙谢过研究生就走出房间，难以释怀的心情在心头蔓延。汤川去条崎车站做什么？不需多说，那里是距离这桩命案现场最近的车站。

草薙走出大学后取出手机，可是从手机里的通讯簿叫出汤川的号码后又立刻取消，因为他判断现在去逼问汤川并非上策。汤川既然不跟草薙商量就涉入此案，表示他一定有什么想法。

不过，我自己去调查我在意的事应该没关系吧，他想。

补考的考卷批改到一半石神不禁叹气，因为实在考得太糟了。这次补考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让学生及格，所以他自认比期末考试简单多了，结果几乎看不到一个像样的解答。学生八成算准了反正就是考得再烂，最后校方还是会让他们升级，所以没有认真准备。实际上，也的确不可能留级，即使考不到及格分数，校方还是会硬掰出什么理由，最后让大家统统升级。

既然如此，一开始就不该把数学成绩当作升级条件，石神想。真正能理解数学的只有一小群人，就算让全部学生记住高中数学这种低层次的解法，也毫无意义。只要让学生知道世上有数学这门难解的学问就够了，这就是他的看法。

改完考卷一看时钟，已经晚间八点了。

检查完柔道场的门窗，他走向正门。出了大门，正在斑马线等红绿灯，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您现在才要回家吗？”男人堆起殷勤的笑容，“我看您不在公寓，猜想您或许还在学校。”

这张脸很眼熟，是警视厅的刑警。

“你应该是……”

“您可能忘了我吧。”

石神制止对方伸手去外套里面拿证件，点点头说道：“是草薙先生吧？我记得。”

绿灯亮了，石神迈步走出，草薙也尾随在后。

这个刑警怎会出现？石神移动着脚步，脑中开始思考。这和两天前汤川来访有关吗？

汤川当时曾说警方有意委托他协助办案云云，但是那件事他明明已经拒绝了。

“你认识汤川学吧？”草薙开口说。

“认识， he 说是听你提起我，才来找我的。”

“好像是。我发现您也是帝都大学理学院毕业的，忍不住顺口告诉他，但愿您不会怪我多事才好。”

“哪里，我也很怀念他。”

“您都和他谈了些什么？”

“主要都是聊往事。第一次，几乎都只谈了往事。”

“第一次？”草薙讶异地反问，“你们见了好几次吗？”

“只有两次。第二次， he 说是受你委托才来的。”

“受我之托？”草薙的目光游移，“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 he 说什么你叫他先来问问我愿不愿意协助警方调查……”

“喔，协助调查啊。”草薙边走边抓着额头。

石神直觉，事情有点不对劲。这个刑警看起来一脸困惑，也许 he 根本不知道汤川说的这回事。

草薙露出苦笑。

“我跟他谈了很多，所以到底是哪件事，我已经有点记不清楚了。他说请您怎么协助调查？”

石神思索着刑警的问题，他不知是否该说出花冈靖子的名字。不过现在装傻也没用，草薙想必还会去找汤川确认。

“叫我监视花冈靖子。”石神说。草薙闻言，瞪大了眼。

“这样啊，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对，我的确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如果能得到石神先生协助就好了，所以他才贴心地立刻帮我转告您吧。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在石神听来，刑警的这番话分明就是临时掰来圆谎的。如此说来，是汤川自作主张地来说那种话，他究竟有何目的呢？

石神停下脚，转身面对草薙。

“你今天特地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不，对不起。刚才那只是开场白，其实我另有要事。”草薙从外套口袋取出一张照片，“您看过这个人吗？是我偷拍的，拍得不是很清楚。”

石神一看照片，霎时屏息。

上面拍的是他现在最在意的人，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唯一知道的，就是此人和靖子很熟，如此而已。

“怎么样？”草薙又问了一次。

该怎么回答？石神想。说句不知道就没事了，可是这样的话，也就无法套出关于此人的情报。

“我好像看过。”石神慎重回答，“这是什么人？”

“您是在哪看到的，能不能再仔细想想？”

“你这么说可难倒我了，因为我每天看过太多人了。如果能告诉我名字或职业，或许比较容易回想。”

“这个人姓工藤，经营印刷公司。”

“工藤先生？”

“对。”

他姓工藤啊，石神凝视着照片。不过话说回来，刑警为何要调查此人？想当然耳，一定和花冈靖子有关。换句话说，这个刑警认为花冈靖子和工藤之间有特殊关系吗？

“怎么样？想起什么了吗？”

“嗯……好像是在哪看过。”石神歪着头，“对不起，就是想不起来，我说不定把他当成别人了。”

“这样吗？”草薙一脸遗憾地把照片收回口袋，接着又掏出名片，“如果想起什么，麻烦跟我联络好吗？”

“我知道了。请问，这个人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目前还不知道，我们也正在调查。”

“这个人和花冈小姐有关吗？”

“对，基本上可以说有。”草薙含糊其辞，摆出不想泄露情报的姿态。“对了，您和汤川去过“天亭”吧？”

石神回视刑警，由于话题转向意外的方向，令他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前天，我凑巧撞见你们。因为我正在执勤，所以不方便喊你们。”

他一定在“天亭”监视靖子，石神猜想。

“因为汤川说想买便当，所以我就带他去。”

“为什么要去“天亭”？要买便当的话，附近的便利商店不就有卖？”

“谁知道……这个请你自己问他，我只是受托带路而已。”

“汤川对于花冈小姐和本案，没说什么吗？”

“我说过，他问我愿不愿意协助调查……”

草薙连忙摇头。

“我是说除了那个之外。您或许也听说了，他常常对我的工作给予有效建议。他在物理学方面固然是天才，干侦探的能力其实也不赖。所以，我才会抱着一丝期待，猜想他也许又像以往一样提出了什么推论。”

草薙的问题，令石神陷入轻微的混乱。既然常见面，汤川和这个刑警应该会交换情报。那么，他为何还要问我这种事情？

“他倒是没特别提过什么。”对石神而言，他也只能这么说。

“是吗？我知道了。您辛苦了一天还来打扰，真是对不起。”

草薙鞠个躬，循着原路走回。石神看着他的背影，内心笼罩在一种莫名的不安中。

那种感觉，就像他坚信绝对完美的数式，被出乎预期的未知数渐渐打乱时一样。